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尚書全解卷二

宋 林之奇 撰

舜典 虞書

堯典舜典皆虞書也堯典序云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將遜于位讓于虞舜作堯典舜典序言虞舜側微堯聞之聰明將使嗣位歷試諸難作舜典考其大意若終始相因之辭也蓋堯典終於四岳薦舜

堯妻之二女將授以天下接於舜典歷試諸難以受堯之禪故其序如此

虞舜側微堯聞之聰明將使嗣位歷試諸難作舜典舜典

側微者孔氏云不在朝廷謂之側其人貧賤謂之微孟子曰舜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又曰舜之飯糗茹草若將終身焉以是觀之則知舜之其居側其人微一匹夫

耳而史記案世本帝系以為堯與舜同出於黃帝黃帝生顓頊顓頊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勾望勾望生蟜牛蟜牛生瞽瞍瞽瞍生舜如此則舜者黃帝之八代孫葢帝之族姓也豈有帝之族姓而謂之側微者哉左氏傳載史趙之言曰自幕至於瞽瞍無違命舜重之以明德寘德於遂遂世守之信斯言也則是自瞽瞍而上皆有國邑以相傳襲尤不可謂之側微也故當以孟子及書序之言為證歷試諸難者自舜

典而下是也舜之釐降二女事之至難莫難於此堯將
授以天下固斷然無疑矣而將協天人之望故歷試焉
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
堯典曰光被四表格于上下舜典曰重華協于帝二
典相因而成書也葢堯舜之德充實輝光之德充塞
乎天地之間初無異也而史官欲經緯錯綜以成文
體故於堯典先言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而後言
光被四表格於上下葢言堯有如是之德故能有如

是之輝光也舜典先言重華協于帝而後言濬哲文明益言所以有如是之輝光也以其有如是之德也是皆錯綜其體以成文以見堯舜一道非善形容聖人之德美者豈足及此也

濬哲文明溫恭允塞

程氏曰濬深宏也哲睿知也文文章也明聰明也溫粹和也恭恭欽也允信義也塞充實也凡論聖人者必取其德之煥發者而稱之隨其所取不必同也故

堯曰欽明文思夫子溫良恭儉讓要之皆是聖人之德美也稱之所以見其為聖譬如論玉之美者或取其色之溫潤或取其質之堅正要之舉其一則知其為寶矣此說甚善而王氏以謂堯曰欽明文思者成德之序也舜曰濬哲文明溫恭允塞者修為之序也故於堯則言性之所有於舜則言學以成之此鑿說也據龜山李校書已言其非矣

玄德升聞乃命以位

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此所謂玄德也岳曰有鰥在下曰虞舜帝曰俞予聞如何此所謂升聞也自慎徽五典而下是所謂乃命以位也孔氏曰玄謂幽潜潜行道德升聞天朝遂見徵用葢謂修之於此而升聞於彼也莊子曰以此處上聖王天子之德也以此處下元聖素王之道也亢倉子曰舜之德之盛爲天下君善事父母所致也劉晏曰舜耕而田者相遜畔而漁者相與當是時口不設言手不

指麾執玄德於心而化馳若神此皆玄德之證也
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叙賓于四門四
門穆穆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
伏生以舜典合於堯典慎徽五典而下合於堯典帝
曰欽哉之文共為一篇至孔安國纂壁中書始釐而
為二加乃命以位上二十八字由是始為二篇雖釐
為二篇然慎徽五典之文與帝曰欽哉之文辭意相
接其實一篇也故序言歴試諸難篇中言乃命以位

益堯試舜以難事凡歷數職皆能其官也慎徽五典司徒之事也為司徒而慎徽五典則五典克從宅百揆奮庸熙載之任也使揆度百事而百事莫不時序賓于四門使典領方岳諸侯之事四岳之職也賓諸侯于四方之門而四方諸侯來朝者莫不和睦如詩所謂有來雝雝至止肅肅是也凡此所謂使之主事而事治也納于大麓所謂薦之於天是也烈風雷雨弗迷所謂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也孔氏曰麓錄

也納舜使大録萬機之政此說不然周官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内有百揆四岳則是當堯之時官無尊於百揆者大録萬機之政非百揆而何既已納于百揆矣又納于大麓必無此理說者以謂麓地名也即禹貢所謂大陸既作也又說者以謂麓泰山之足若梁父之類然經無明文不可得而見據上文慎徽五典而下既是主事而事治此必是主祭之事但不知大麓之祭果何祭也王氏云古者易姓告代必無是

理要之世代綿遠大麓之地與夫祭於大麓皆不可考惟孟子使之主祭之言為可憑爾烈風雷雨弗迷有二説孔氏謂隂陽和風雨時各以其節無有迷錯愆伏王氏因之遂以謂風之烈而雷雨弗迷者則隂陽不失序可知矣太史公以謂山林川澤烈風雷雨舜行不迷而蘇氏因之遂以為洪水為患使舜入山林相視原隰雷雨大至衆懼失常而舜不迷其度量有絶人者天地鬼神亦或有以相之與此二説不同

太史公之言涉於神怪然而以理揆之亦有未安夫自慎徽五典而下皆試舜之事則納于大麓者是亦將試之試之時使入山林川澤安知天之必有烈風雷雨而視其迷與不迷乎孔氏謂隂陽和風雨時則合乎百神之説但既曰隂陽和風雨時則不應又有烈風雷雨也程氏曰無烈風雷雨之迷錯其辭亦不順惟孫博士推廣王氏之説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所可推者隂陽之氣矣隂陽以散而生風至於烈風

則陰陽之極也陰陽薄而成雷陰陽亨而成雨雷雨則陰陽相成之極也陰陽之極多迷而不復常則為物之害聖人在上德足以當天心雖風之烈而雷雨不至於迷而害物則陰陽之不失其序此說粗通矣

帝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三載汝陟帝位舜讓于德弗嗣

既以歷試諸難爲之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矣於是攝行天子之事而陟帝位者爲故且曰

格汝舜格來也猶云來汝說也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三載孔氏云汝言致可以立功三年矣薛氏言舜之始見堯也必有以論天下之事其措置當爾而其成當如何者三年而其言驗乃致其功蓋唐虞官人之法必先察其言然後考其成功之稱否而加黜陟焉此所謂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是也曾氏謂以事考言之道以理言之則底可以䇿言之則考不害績績不害考此說雖然非書之意也詢事考言

底可績猶行之必可言言之必可行豈有考與績之
異哉王氏云讓于德者有德之人也弗嗣弗肯陟帝
位以嗣堯也蓋以舜之命禹宅百揆而禹讓于稷契
皋陶命垂作共工而垂讓殳斨伯與命益作朕虞而
益讓朱虎熊羆命伯夷典禮而伯夷讓于夔龍蓋濟
濟相讓者唐虞之風也

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

舜既不獲讓矣故於是以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攝

行天子之事也上日孔氏以謂朔日王氏謂上旬之日曾氏云所謂上辛上丁上戊之類此二說不同據下文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大禹謨言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則此上日宜為朔旦特史官變其辭而云爾猶正月朝會謂之元會元會亦朔日也豈有受命于神宗獨用朔日而受終于文祖獨不用朔日乎然月令仲春之月擇元日命民社則元日亦不必為朔日也元日既不必為朔日則上日亦不必為上旬之

日也曾氏以謂舜之受終其日不可以不卜卜之而朔日不吉則用上旬之日下言用朔日蓋朔既吉不須用他日此說雖長然而世代久遠時日之詳不可得而考曾氏之說亦不敢以為必然之論受終于文祖者舜受堯之禪終于文祖之廟也受終而不言舜者蒙上之文也王氏徒見此文不加舜字遂以謂堯受終于文祖李校書云信如王氏之說則下文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亦當屬之堯矣孟子曰堯老而舜

攝也又曰舜相堯二十有八載始堯命舜云汝陟帝位而又言受終于文祖則是自此以後堯不復有庶政矣此論是也文祖者堯之太祖也薛氏云受天下於人必告於其人之所從受者此論當矣然而所祖之人不可得而知也祭法曰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舜典大禹謨皆虞書也既是虞書則所稱祖宗必自虞世言之神宗即堯也神宗為堯則文祖亦可指為顓頊然而去古遠矣不可以為必然

之論唐孔氏云堯之文祖不可強言此亦慎言闕疑之義先儒忠厚蓋見於此

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

在者察也蓋與平在朔易之在同璿璣玉衡漢孔氏傳云王者正天文之器可運轉者正後世之渾儀也璿璣者以璿爲璣也玉衡者以玉爲衡也璣徑八尺圓周二丈五尺象天可以運轉也玉衡橫簫也長八尺孔徑一寸下端望之以視星辰蓋懸璣以象天而

衡望之轉璣窺衡以知星宿曾氏云步七政之軌度時數而以轉璣窺衡兩不差焉故曰齊其不齊者爲陵歷闘食盈縮犯守者也葢璣衡之所見者皆其軌度時數之當然不如璣衡則爲變異此說是也渾儀自漢以來相承用之以至於今實唐虞之遺法也沈存中云天文象有渾儀測天之器置於崇德以候垂象葢古之璣衡也熙寧中予受詔典歷官考察星歷以璣衡求極星初夜在窺管中少時復出窺管候之

凡歷三月極星方常循窺管之中夜夜不差窺管即玉衡也璿孔氏云美玉也王氏云美珠謂之璿唐孔氏從先儒之説以璿為美玉則從左傳瓊弁玉纓為證孫氏從王氏之説以璿為寶珠引列子有玉者方流有珠者圜折之言古詩云玉水記方流璿源假圜折穆天子傳云天子之寶璿珠以是璿為美珠此説不同然後世之渾儀既不用珠玉而用銅為之則古之璿璣或以玉為之或綴珠於其上皆不可得而知

孔氏云舜察天文齊七政以審己當天心與否此說不然夫舜既受堯之終于文祖之廟矣乃始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以審己之當天心與否使其七政有失度則將柰何古之人授受之義自不然也使其不當天心不符人望則不授之而已既已授之而方且察天心之當否進退無所據矣孔氏於烈風雷雨弗迷下注云明舜德之合於天心則是舜未受終以前已當天心矣至此又曰審己當天心與否其說亦自

相違戾舜之受終則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者蓋既攝帝位則將廵狩於方岳以考制度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也七政者日月五星也堯之歴象日月星辰命羲和之四子方且考四方之中星而已至舜考察日月之行加之以五緯之躔度然後其法加密也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歲星日行千七百二十八分度之百四十五熒惑星日行一萬三千八百二十四分度之七千二百五十五太白辰星

日各行一度鎮星日行四千三百三十分度之百四十五惟其七政之躔度其多寡長短之不同如此故必以璿璣玉衡然後立法無差忒矣而王氏云堯典言歷象舜典言璣衡璣衡者器也堯典言日月星辰此言七政七政者事也堯典所言者皆道也於此所言皆器也事也此說殊不然夫堯典所謂歷象即舜典之所謂璣衡也舜典所謂七政即堯典所謂日月星辰皆在其中矣豈有道與器與事之異哉

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

肆遂也程氏云猶後世作文者言於是也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皆以攝位告也類者孔氏云攝位事類其說不然周禮肆師類造上帝注云類祈因郊祀而為之蓋郊祀者祭昊天之常祭也非常祭而祭告於天則其禮依郊祀而為之故謂之類武王伐商類于上帝王制曰天子將出類于上帝皆非常祭是也謂之類上帝者孔氏云以攝位告天

及五帝益五天之說起於漢而出於緯書許於鄭康成康成之說曰昊天上帝天皇大帝北辰之星也五帝五行精氣之神也東方青帝靈威仰南方赤帝赤熛怒中央黃帝含樞紐西方白帝白招拒北方黑帝叶光紀孔氏謂告天及五帝皆本於此而王肅諸儒皆以為不然王肅之言是也士無二王家無二主尊無二上天即帝也帝即天也二猶不可況於五乎天蒼蒼而在上不可得而名言也自其形體而言之則

謂之天自其主宰而言之則謂之帝其實一也必欲指其孰為天孰為帝抑何不思之甚也然而有曰昊天上帝又有曰五帝五帝者趙伯循曰凡帝必及於五帝者五帝之功多遂為五方之主即月令其帝太皡等是也以其功高故歷代祭於四郊而祀之次於天帝此說甚是類于上帝但謂攝位告天矣而曰告天及五帝此皆漢儒之失禋于六宗禋者精意以享之之謂也六宗先儒有九說孔氏曰四時也寒暑也

日月也星辰也水旱也而歐陽大小夏侯皆云上不謂天下不謂地旁不謂四方在六者之間助隂陽變化實一而名六宗孔光劉歆謂乾坤六子水火雷風山澤也賈逵以謂天宗日月星辰地宗河海岱馬融曰天地四時鄭玄以謂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司馬彪謂天宗日月星辰寒暑之屬也地宗社稷五祀之屬也四方之宗四時五帝之屬其說近於馬融而孟康謂天地閒遊神也紛紛異同幾於聚訟惟張髦

謂三昭三穆學者多從其說王氏程氏亦皆從之而二蘇獨取於孔氏而爲之說曰謂古者郊祭天地必及於天地間所謂尊神者此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蓋與類于上帝爲一禮耳祭法曰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則此所謂類于上帝者也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則此所謂禋于六宗也四坎壇祭四方也山林川

谷邱陵能出雲為風雨見怪物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此所謂望于山川徧于羣神也祭法所叙郊祀天地從祀諸神之壇位者舜典之章句義疏也此說為得之而謂從祀天地諸神之壇位則不然夫舜之以攝位告是亦即其常事而告耳若以謂從祀天地則泰壇坎壇之類皆當合為一處恐無是理也三昭三穆然愚亦知其不然者葢七世之廟自太祖而下謂之六宗則不可古者祖有功宗有德必有德者而

宗之如云周之六宗是也若以三昭三穆為六宗則七世之廟皆宗古無是理也而蘇氏謂受終之初既有事于文祖其勢必及餘廟豈有獨祭文祖於齊七政之前而祭餘廟於類上帝之後者乎以此觀之則張氏之說雖近似不可從也望于山川徧于羣神孔氏云九州名山大川五岳四瀆之屬皆一時望祭之羣神謂邱陵墳衍古之聖賢皆祭之此亦本於祭法而為之說也

輯五瑞

欽五等諸侯之瑞也案周禮玉人云天子執瑁圭以朝諸侯鄭康成云名玉曰冒者言德能覆蓋天下也諸侯始受命天子錫以命圭圭頭斜銳其冒當下斜刻之其刻長短廣狹如圭頭諸侯來朝以圭授天子天子以圭冒之刻處冒此圭頭其小大相當則是本所賜其有不同則圭是偽作以是知諸侯信與不信猶今之合符也又曰天子以瑁冒天下之圭則與公

侯伯之圭等也此瑁惟冐圭耳不得冐璧璧亦稱瑞

不知所以齊信此說爲盡舜既居攝輯諸侯所執之

瑞以冐之驗其信僞爲之更始也

既月乃日覲四岳羣牧

既月盡二月也程氏云既月則四方諸侯至矣遠近

不同來者有先後故以既月而日日見之非如常朝

會期於一日也此論甚當四岳則盡率方岳之諸侯

羣牧則各率其方之諸侯以從四岳猶康王之誥云

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蓋於是始見四方之諸侯也

班瑞于羣后

言既已合符矣於是頒而還之使歸其國也唐孔氏謂此瑞本受于堯斂而又還之若言舜新付之令為舜臣與之正新君之始此說固是然謂與之正始則可與之正新君之始則不可咸丘蒙曰舜南面而立堯率諸侯北面而朝之孟子曰此非君子之言齊東

野人之語也堯老而舜攝也舜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勲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舜既為天子矣又率天下諸侯以為堯三年喪是二天子矣葢舜雖受終于文祖其實攝行天子之事未嘗正名以為新君使舜正名以為新君諸侯皆改為舜臣則將何以處堯乎孔氏此言正齊東野人之語

歳二月東廵守

孔氏云既頒瑞之明月乃東巡此說不然據上文云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輯五瑞而後曰既月乃日覲四岳羣牧頒瑞于羣后則是覲岳牧而頒瑞者二月之事也孔氏於覲岳牧頒瑞以為盡正月内故以此既頒瑞之明月夫苟頒瑞果在正月中則其文當與輯五瑞相接何須更加既月乃三字曾氏知其說不通遂為之說曰覲岳牧頒瑞二月之

事也而此須言正月者正朔三而改堯正丑舜正子舜未改堯正則載二月者正之二月也猶周官凌人言正歲十有二月同意此説雖順經文然改正朔之事出於周時唐虞夏之世惟以建寅為正非有歲與年之異若周禮之所言也曾氏之説亦不可為據竊謂歲二月者來歲之二月故加歲一字於其中蓋前一年羿后來朝故至明年舜乃廵狩考制度于四岳非與覲岳牧頒瑞同在一年之中歲二月東廵狩狩

者廵諸侯之所守也必以歲二月東廵者朱博士曰天子廵守必順隂陽之氣以出入春則之乎東夏則之乎南秋則之乎西冬則之乎北而又以地言之自東徂南自南徂西自西徂北然後自北而歸京師亦其理也此說盡之

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

岱者東岳泰山之别名也以其為四岳之長故謂之曰岱宗柴者燔柴祭天以告至也既柴而望秩其序

然也時邁之詩曰廵狩告祭柴望也葢廵狩之禮如此望秩于山川者望于山川而必秩之者葢有當祭而不祭者有不當祭而祭者與其品位之高下牲禮之厚薄莫不各得其所也

肆覲東后協時月正日

肆與肆類于上帝之肆同葢於是始見東方之諸侯也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者葢所以考制度也漢孔氏曰合四時之氣節月之大小日之甲乙使齊一

也此說為備而唐孔氏所說甚略曾氏之說尤詳可以補正義之未備者曾氏曰治歷之法協時月為最難又曰三百六十當期之日然時之為九十日常有餘故四時之周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則常期為有餘月之為三十日常不足故月一小一大而十有二月或但三百五十四日而已則常期為不足四時常期為有餘十有二月常期為不足故協之為難審也如此幷時之有餘月之不足而協之故十九年

而七閏謂之章二十七章謂之會三會謂之統三統合為一元時首月者也月首朔者也時月之朔由章會至於統元則至與朔合焉此之謂協時月時月既協則日不可不正葢日在天為度在歴為日則時月由此積焉故正之此說為虞舜之廵狩也必協時月正日者春秋左氏傳曰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日官居卿以厎日禮也日御不失日以受百官於朝蓋古者天子諸侯國皆有掌歴之官天子歴官主頒朔

於諸侯若堯之命羲和四子是也諸侯之歷則不得自為歷必受歷於天子之國以其歷頒授於萬民堯既命羲和四子定閏餘而四時成歲矣故舜之居攝則巡狩而考制度於四岳考制度而先言協時月正日者懼時月之有差也周室衰巡狩之禮不講天子不頒歷於諸侯諸侯亦自為歷哀公十二年十一月朔日有食之於是辰在申司歷過也再失閏矣明年春無冰杜元凱曰欲置兩閏以應天正故正月建子

無氷為災夫周不頒歷而魯自為歷當其無也則至再失閏及其有也則欲置兩閏以求合舜之考制度而先協時月正日者蓋慮此也

同律度量衡

律者十二律也六律黄鍾太蔟姑洗為陽蕤賓夷則無射為陰六吕大吕夾鍾中吕為陽林鍾南吕應鍾為陰十二月之氣同類娶妻隔八生子黄鍾生林鍾林鍾生太蔟太蔟生南吕南吕生姑洗姑洗生應鍾

應鍾生蕤賓蕤賓生大吕大吕生夷則夷則生夾鍾夾鍾生無射無射生中吕十二律既備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而樂成焉度者所以度長短也千二百黍為分十分為寸十寸為尺十尺為丈十丈為引謂之五度量者所以量多寡也千二百黍為龠十龠為合十合為升十升為斗十斗為斛謂之五量衡者所以知輕重也千二百黍重十二銖二十四銖為兩十六兩為斤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謂之五權同律度

量衡者所以齊民信也老蘇權衡論云先王欲杜天下之欺也為之度以一天下之長短為之量以齊天下之多寡為之權衡以信天下之輕重故度量權衡法必資之官而後天下同今也庶民之家刻木比竹繩絲槌石以為之富商大賈內以大出以小齊人適楚不知其孰為斗孰為斛持東家之尺而校之西鄰則若十指然以此觀之則舜之同律度量衡其急務也夫命羲和四子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至舜巡

守考制度于四岳而又加之以同律度量衡者班孟堅律歴志云推歴生律制器規圜矩方權重衡平準繩嘉量探賾索隱鉤深致遠莫不用焉蓋律歴之法同起於數洛下閎曰律容一龠積八十一寸則一日之分也以是知律歴皆自數而起既自數而起故度起於黄鍾之長量起於黄鍾之龠衡起於黄鍾之重由衡生規由規生矩由矩生繩由繩生準而天下制度槩不出於此矣堯歴象之時制度已備舜之時不

過同之協之而已以此觀之則四岳為羲和之四子信矣

修五禮

五禮者吉凶軍賓嘉也唐孔氏謂歷驗此經亦有五事類于上帝者吉也百姓如喪考妣凶也羣后四朝賓也大禹謨云禹徂征軍也堯典云女于時嘉也其意蓋謂當堯之時此五禮已備亦不必如此分別也要之人之交接不出於五者而已上言同律度量衡

此言修五禮者葢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故也伊川云正五等諸侯之秩序制度之等差是修五禮也五等之制古有之矣防其差亂故廵守所至必修明也正其五等制度并其君臣所執圭幣皆使合禮也

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如五器卒乃復

五玉五等諸侯所執之圭璧也孔氏以五玉連上修五禮之文故唐孔氏謂不言修者蒙上之修字也此說不然夫禮固有因革損益謂之修可也五等諸侯

執圭璧來朝方岳之下不過正品秩而已何修之有
張横渠以修五禮爲一句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爲
一句葢得之矣案周禮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
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其短長之數皆如其命桓圭
長九寸信圭躬圭長七寸榖璧蒲璧皆徑五寸此之
謂五玉三帛孔氏謂諸侯世子執纁公之孤執玄附
庸之君執黄案周禮典命諸侯適子未誓於天子則
以皮帛繼子男之下公之孤四命以皮帛眡小國之

君據此文但有諸侯世子公之孤執帛之文而不言其色至於附庸之君所執則全不見於經而孔氏云爾者孔氏采摭羣言古人忠厚信以傳信疑以傳疑彼其於三帛斷然明言所執之人與其色其與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同稱略不致疑於其間必有所據而云耳鄭氏謂三帛者薦玉也必致三者之帛高陽氏之後用赤繒高辛氏之後用黑繒其餘諸侯用白繒此臆說也夫既已言五等諸侯所執圭璧於其

上而又言薦玉帛於其下文豈不重復也曾氏以為皮帛羔帛鴈帛其說皆不通二生者卿執羔大夫執鴈是也一死者士執雉也自五玉至於一死贄皆其所贄之物量其貴賤輕重以寓其等差而已非有義理於其間王氏由生義訓皆從而為之辭穿鑿為甚如此等說皆無取焉三帛二生一死贄則受之惟五玉則禮畢而復還之者聘義云以圭璋聘重禮也已聘而還圭璋此輕財而重禮之義也五器卒乃復亦

猶是也而王氏謂諸侯有不能臣之義復之所以賓之也其說非也有曰五瑞有曰五玉有曰五器其實一也葢史官之變文也

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西禮歸格于藝祖用特

岱宗禮畢則南巡守以五月至于南岳其柴望秩于山川以下皆如岱宗之禮八月西巡十有一月朔巡

禮亦皆然曰岱禮曰西禮曰如初皆史官之變文也北岳禮畢然後歸於京師蓋一歲而巡四岳也胡舍人則疑之以謂計其地理考其日程豈有萬乘之尊六軍之衛百官之富一歲而周萬五千里哉此說殊不然叔恬問於文中子曰舜一歲而巡四岳國不費而民不勞何也文中子曰儀衛少而徵求寡也夫惟儀衛少而徵求寡故國不費而民不勞元朔六年冬十月勒兵十餘萬北巡朔方東望緱山登中岳少

室東廵海上還封泰山禪梁父復之海上並海北之
碣石歷西朔方九原以五月至於甘泉周萬八千里
夫武帝儀衛可謂多矣徼求可謂衆矣尚能八月之
間周歷萬八千里而舜則儀衛少而徼求寡豈不能
周歷萬五千里乎胡氏之說不可為據既廵四岳而
歸於是告祭于藝祖之廟藝祖即文祖也或曰藝祖
或曰文祖特史官之變文也春秋桓二年公及戎盟
于唐冬公至自唐左氏曰告於廟也凡公行告於宗

廟反行飲至舍爵策勲禮也歸格于藝祖用特則是禮也用特者用特牛以祭也薛氏云格廟用特其禮儉也廟禮從儉制度可知矣必儉其用度而後可以巡守此說為善據此云巡守四岳既畢然後歸格于藝祖用特則是一年而周四岳然後歸也鄭氏以孟月禮畢而歸仲月復往夫一年而巡四岳胡舍人尚計其地理考其日程而謂不能周歷萬五千里若巡一岳歸至於仲月復往則一歲間周數萬里此必無

之理也

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孔氏云各會朝於方岳之下凡四處故曰四朝此說不然諸侯朝於方岳之下於上文肆覲東后如岱禮如初如西禮已備言之矣不應於此又言之也鄭氏云巡守之年諸侯來朝於方岳之下其間四年則四方諸侯分來朝京師此說乃得之周官之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諸侯各朝于

方岳大明黜陟此則唐虞之禮也但其年歲久近之不同耳胡氏既疑舜之時不能一載而廵四岳遂以五載而廵守謂一年而東一年而南一年而西一年而北此羣后所以四朝也五載之中一歲息駕行李往來之費皆可備也信如此說則是諸侯惟朝天子於方岳之下而未嘗朝於京師也必無是理五載一廵守蓋言廵守於方岳之下以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以至於如五器卒乃復之事而諸侯來朝京師

則有此數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之三事也葢諸侯來朝則訪問之使陳其言既言之矣則明試其言以考其功功之既著者則庸之以車服此但不止一時之事一人之身於其來朝敷奏以言使試其功使庸以車服葢待之以歲月之久則其未來朝也敷奏以言其既來朝也則或考其功功之有效者則旌其車服葢是總衆諸侯而言之於朝有此三者之事也庸與格則承之庸之庸同葢言通用之也采薇之

詩曰君子來朝何以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又何予之玄衮及黼此車服以庸之事也而王氏必以周官六功之說於放勲則引王功曰勲於此則引民功曰庸夫六功之說出於周官以是而見於堯典舜典之言非正義矣至知其說不通則迂濶而求合於放勲則曰功嚮於王於此則曰六功皆曰上之所報以民功為主薛氏所謂人本無病病從藥生此類是也然唐虞之用刑賞有黜陟謂之明試以功是有其效

也若其幽而宜黜者鮮矣罰不足道也以舜之三考黜陟而分北之止於三苗而已則宜黜者少於此可見此説為美傳曰堯舜臨民有五益言唐虞之治惟此五者為臨民之政所謂五者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之謂也益苟以封建為國則巡守朝覲之時不可以不嚴舜五載一周四岳覲諸侯考制度定禮樂以一四方之視聽其間四年則使四方之諸侯分來朝於京師考試其言行而黜陟之於是諸侯皆奉天子

之政令莫敢有異議者茲其所以為唐虞之治也及成周之時設官分職雖號祖述唐虞然而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則其法已不如唐虞之密東遷之後此禮皆廢天子不廵守諸侯不朝覲於是強陵弱衆暴寡大併小而周道陵夷不可復振論者不探其本如柳子厚則以封建為不可行此葢未嘗深考唐虞致治之績也

肇十有二州

典之所載雖紀舜事而先後不以相屬此又言舜既使禹治水之後更定疆界分天下為十二州也十二州者於九州之地擇其疆理闊遠者又增置三州三州先儒謂舜分冀州為幽州并州分青州為營州葢周禮職方氏載九州有并幽而無徐梁爾雅載九州無梁青而有幽營先儒於此三者參較禹貢而於九州之外又得三州焉曰幽曰并曰營故遂以此充為十二州然而世代久遠是非不可得而知焉融云舜

以冀州之地廣大分置幷州燕齊遼遠分燕置幽州分齊置營州此說雖著亦是本職方氏爾雅而為之說未必有據然或近之矣

封十有二山濬川

孔氏云每州之名山殊大者以為其州之鎮封大也據左氏傳云封豕長蛇則封固可以訓大也周禮職方氏每州皆取其大者以為鎮若揚州山鎮曰會稽荊州山鎮曰衡山之類耳先儒之說未為無據然封

十有二山而言大十有二山則其為丈不順據左氏傳曰將善是封殖易曰不封不殖則封之為言封殖之謂也蓋洪水既平之後封殖其山而加樹藝焉謂之封殖者非必於每州封一山之最大者凡十有二州之山皆封殖之如九山刋旅者謂凡九州之山皆得刋木而旅祭也濬川者洪水既平不可以不時而疏導之也唐孔氏謂禹之治水通鯀為十三載則舜攝位元年九州始畢當是二年之後始封為十二州

也竊謂去古已遠時月之詳不可得而考然學者於聖人之經但求其意而已至於時月則不可設為一定之論如禹之治水其時月最難考信洪範曰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左傳云舜之罪也殛鯀其舉也興禹又曰鯀殛而禹興祭法曰鯀鄣洪水而殛死顧此數說則是鯀既殛于羽山已死然後舉禹而治水也益稷曰予創若時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予弗子則是鯀既死之後禹終三年之喪既娶而後治

水也則舜攝之元年安得洪水之功畢乎觀此則治水功畢當在舜居攝以後數年也然舜之居攝次年則廵守朝諸侯考制度使洪水未平則此禮亦不可得而講也觀此則知治水功畢又當居攝之前而孟子又謂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凡此數說求之皆齟齬學者當闕之

象以典刑

此又言舜明慎用刑之道也王氏云象者垂以示人

之謂若周官垂法象魏是也此說比先儒爲長葢王者之法如江河必使易避而難犯故必垂以示之使知避之苟不垂以示之使知所避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周官司寇正月之吉始和布刑于邦國都鄙乃縣象刑之法於象魏使萬民觀象挾日而斂之此則唐虞之象以典刑之意也而說者多以象刑爲畫象刑其說皆出於大傳與漢帝之詔此說雖近似然以象刑爲畫象而觧象以典刑之句其辭

為不順而象刑亦有難治者荀子曰世俗之說曰治古無肉刑而有象刑是不然以為治邪則人固莫觸罪非獨不用肉刑亦不用象刑矣以為人或觸罪矣而直輕其刑然則是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刑也罪至重而刑至輕庸人不知惡也亂莫大焉薛氏又論世俗以為畫衣冠異章服為象刑豈非讀舜典而誤

與此說有理

流宥五刑

此葢象刑之目也五刑墨劓剕宫大辟也流宥五刑者王氏謂制五流之法以宥五刑之輕者葢人之罪有被之五刑為已重加之鞭扑為已輕故制為流法以宥焉

鞭作官刑扑作教刑

鞭作官刑者以鞭為治官之刑也扑作教刑者不勤道業則撻之唐刑法志曰唐用刑有五一曰笞笞恥也罪之小者則加鞭撻以恥之此舜典所謂扑作教

刑是也二曰扑扑持也可持以擊之此舜典所謂鞭作官刑是也要之此二者皆鞭撻之刑有輕有重之不同其曰官刑教刑者此亦據大凡而言蓋教刑多用輕者故以扑係之其實二者皆通用也

金作贖刑

蓋謂人有過誤入罪與事涉疑似者使之以金贖其罪孔氏以謂黃金而唐孔氏謂古之贖罪皆用銅漢始用黃金但少其斤兩令其與銅相敵後魏以金為

難得故大辟之罪其罰千鍰贖銅三百七十五斤然

或用金亦不可得而知之也

眚災肆赦

自流宥五行至金作贖刑此象刑之目也自鞭作官

刑至於眚災肆赦蓋量人情之輕重也昔者聖人雖

設為常法然必原人情之輕重然後用其常刑故能

刑期于無刑使過誤者得罰金而故犯者必不赦君

子不陷於無辜小人不至於茍免人將遷善遠罪日

趨於君子之域此則刑期無刑之謂也眚災者不幸而入於罪戾也李校書曰周官甸師之職喪事代王受眚災眚災古語有是爾猶言天作孽云耳其罪非已作或為人罣誤而入於刑猶論語所謂雖在縲絏之中非其罪也如此之人其情在所可恕故其逋逃而未獲則肆縱之已獲而繫囚則赦宥之也春秋言肆大眚其實葢本諸此

怙終賊刑

孔氏謂怙姦自終當刑殺之此說不然夫以賊刑為刑殺之則是聖人用刑所以賊人也左傳載叔向之言曰已惡而掠美為昏貪以敗官為墨殺人不忌為賊昏墨賊殺皋陶之刑也杜元凱云三者皆死刑昏墨賊殺與怙終賊刑文勢正同蓋怙恃爲惡者與終不能改者與賊害人者皆律家所謂情重故刑之

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

孫氏云史官既言舜用刑之目於是又言其明德慎

罰恤刑之意曰舜之用刑也欽哉欽哉是刑之為憂恤哉言其哀矜憂恤之至而或以為舜語非也此說為是

流共工于幽洲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

史官既言明慎用刑於是又論誅四凶之罪以見其用刑之當也共工象恭滔天足以惑世故流之幽州幽州者先儒謂在州境之北邉也驩兜黨共工其罪

同故放之于崇山崇山者先儒謂禹貢無崇山未知其處葢在衡山之陽葢者疑之之辭也三苗國名也縉雲氏之後貪冒無厭不恤其民故竄之于三危三危在雍州也鯀九載績用弗成違戾圮族益甚故殛之于羽山羽山即徐州所謂蒙羽其藝也流放竄殛皆是屏之遠方也左氏傳所謂流四凶族投諸四裔以禦魑魅是也而有放流竄殛之異者孔氏曰異其文述作之體其說是也凡典之所載有一言而再言

之者則必變其文如既曰正月上日又曰月正元日而又曰正月朔旦既曰五瑞又曰五玉又曰五器既曰文祖又曰藝祖南岳曰如岱禮西岳曰如初北岳曰如西禮及此流放竄殛皆是經緯其語以成文體非有異義也殛鯀于羽山說者多以為殺之遂舉洪範鯀則殛死之言為證是不然使鯀之罪果在所當殺則直殺之矣何必殛之羽山洪範所謂殛死者正如後世史傳言貶死也太祖皇帝讀書歎曰堯舜之

世四凶之罪止從投竄何近代法網之密也太祖之言可謂得聖人之意矣葢舜之制為流法以宥五刑四凶之罪可謂大矣而止於從殛竄則終舜之世死刑未嘗用也史記云以見舜之盛德云耳四凶不誅於堯世而誅於舜之時何也程氏曰四凶在堯之朝知其惡之不可行則能隱其惡立堯之朝以助堯之治堯何因而誅之及舜登庸於側陋之中而居其上始有不平之心而肆其惡故舜誅之耳幽州崇山三

危羽山皆是棄之遠惡之地左氏傳云投諸四裔謂之四裔則亦是猶四處而言非必有南北東西之異太史公曰流共工于幽州以變北狄放驩兜于崇山以變南蠻竄三苗于三危以變西戎殛鯀于羽山以變東夷孔氏因此說遂以幽州為北裔崇山為南裔三危為西裔羽山為東裔夫四凶之罪貫盈而不可赦故投於遠惡之地而絕之其何以變東夷西戎南蠻北狄哉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

見弃於中國而可以變於蠻貊無是理也四罪而天下咸服者罰旣當罪而天下心服之也據舜誅四凶在於歴試之初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濬川在命禹平水土之後而作典者載先後之辭如此者葢史官因言舜之明慎用刑遂援其誅四凶之事以爲證非謂先肇十有二州而後誅四凶也

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

言舜之居攝二十有八年而後堯死也殂落死也𦘔人之死也䰟氣歸於天故謂之殂體魄降於地故謂之落百姓如喪考妣言百姓之失堯如失父母也孔氏云言百官感德思慕非也夫百姓有指百官而言之者若堯典平章百姓是也有指民而言之者若論語修己以安百姓是也此百姓葢指民而言之言堯之德及於民也深且久其崩也百姓若失父母無小大無遠近皆然非獨百官而已三載四海遏密八音

指其地而言之則曰四海指其人而言之則曰百姓其實不異也而王氏云聖人之政其施不能無厚薄則其報施之義亦不能無厚薄也此蓋由生穿鑿無義理也夫謂百姓如喪考妣者非是處皆塊真如居父母之喪也但謂憂愁不樂也惟憂愁不樂則於三年之間遏密八音此蓋相因之辭無有臣與民之異也遏絕也密靜也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也八音之起由人心生人心歡樂則八音之奏和悅而無有

厭斁苟其心一有所不樂則雖八音陳於前而心不在焉不知其為樂也堯之崩也百姓哀慕如喪考妣至於三載四海遏密八音此蓋至誠所感自然而然非有刑政以驅之也竊惟堯舜之世有後世所不可跂及者二事驩兜共工之徒皆世之所謂大姦大惡立於其朝非惟不逞其姦而反為世所用此其所不可跂而及者一也堯老而舜攝者二十八年堯以天子之尊不復以庶政自閴而退處於上舜以匹夫之

賤攝行天子之事歷年如是之久而讒間不生及堯
崩舜率天下諸侯以為堯三年之喪然後即天子之
位內外大小無有纖豪之隙者此後世所不可跂而
及者二也且如唐明皇肅宗親父子之間及肅宗即
位明皇處西內而程元振之徒一肆其讒間則父子
之間不啻如仇讎堯與舜初非有天屬之親而舜能
率天下以事堯使斯民戴堯之心無有厭斁及其崩
也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此其為難蓋

本試於諧頑嚚刑二女也栁子厚智不足以知此且謂堯不能使民忘之不能以天下授舜舜不能自係於民不能以受堯之天下且謂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乃是舜歸徳於堯史尊堯之辭此葢以一已之私意測度聖人者也子厚之心術葢可見矣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尚書全解卷三至五

詳校官給事中臣李　臺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覆校官編修臣汪　鏞

校對官監丞臣張曾炳

謄録監生臣黄憲度

尚書全解卷三

宋 林之奇 撰

舜典　　虞書

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

月正即正月也李校書曰月朔或謂之朔月詩所謂朔月辛卯是也月吉或謂之吉月傳所謂吉月朝服

而朝是也以此觀之則月正之為正月也必矣夫學者之於經惟本於求其意而已不必區區於物色牝牡之間如二典之所載皆史官變其文以成經緯茍得其大意足矣如必較量輕重而為之說則將不勝其鑿如舜典言舜受終則曰正月格于文祖則曰月正必欲從而為之說此王氏之所以有即是月而後有政之論也元日朔日也朔日而謂之元日猶人君即位之始年謂之元年也舜既終三年之喪於是始

告廟既告於廟然後即於天子之位也自此而下皆紀舜詢訪羣臣之事也詢于四岳者所謂謀于四岳也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此其所以謀四岳之事也唐孔氏云告廟既訖乃謀政治於四岳之官所謀開四方之門大仕路致衆賢也明四方之目使為已遠視四方也達四方之聰使為已遠聽四方也恐遠有所壅蔽令為已悉聞之此說甚善蓋四岳之職主招延衆賢以待上之所求為天子之耳目也故天子求賢

必咨訪詢問之如典所載者多矣此言詢于四岳亦咨訪詢問而求賢也闢四門者葢所以廣仕路也孟子曰義路也禮門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也惟其闢四方之門則天下之仕者皆願立於朝矣明四目達四聰不言四明而言四目者皆史官錯綜其文以成義也

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

此則咨在外之十有二牧也周官曰唐虞稽古建官

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則是十二牧者在外主諸侯者也惟其在外故其咨之之辭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此皆在外之辭也食哉惟時者民之粒食當使之各得其時也李校書曰稱惟時亮天功惟時有苗弗率皆以時訓是此食哉惟時亦應訓是而先儒乃謂當如敬授民時之時者句自此絕則訓字當異此葢與直哉惟清同句體也此說甚善柔遠能邇者孔氏曰言當安遠乃能

安近非也中庸曰君子之道譬如行遠必自邇臯陶曰邇可遠在茲是先邇而後遠也而孔氏謂當安遠乃能安近非也李校書曰能者耐也古者能耐同字能邇者居上以寛之謂也其意葢以能邇為耐邇者若俗所謂忍耐得事恐亦不然耐能二字字通而義分以能之字為耐之字則可以能之義為耐之義則不可謂能邇為居上以寛者亦非也某竊謂下文言蠻夷率服而上文曰柔遠能邇則是遠邇雖皆當治

弟欲柔遠者當先能治近也惇德允元而難任人此能邇之道也惇德允元者如武城之惇信明義益進德而用之也德者有德也元者善人也曰惇曰允厚之信之之謂也而難任人者退不肖而遠任人也任人佞人也佞人而謂任人者益其所包藏不可測知故也謂之難者遏絕之使不得進也進賢而用之退不肖而遠之則内治舉矣此蠻夷所以相率而來服也益自古蠻夷所以敢憑陵中國者皆由守土之臣

不能用寛厚長者之道行優游寛大之政以忠信鎮服蠻夷邀功生事開邊鄙之隙者衆也兹舜命十有二牧其一言曰食哉惟時又其一言曰柔遠能邇又從而申之曰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知所先務矣

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

稱舜曰者所以别堯也葢自此而上稱帝曰者皆堯也自此而下稱帝曰者皆舜也舜既終堯三年之喪

格于文祖然後即天子之位稱帝也書之所載其於名分之際最為謹嚴益懼其涉於疑似有以起後世異同之論也如舜之居攝疑其遂稱帝矣故於命禹作司空則稱舜者以見前此未嘗稱帝也如成王幼沖周公攝政則疑於遂稱王以令天下之人故作書者於多士則曰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王若曰於多方則曰王來自奄至于宗周周公曰王若曰以見周公雖居攝凡有號令皆稱成王之命也其

於命名定分之際謹嚴如此而後世猶謂舜南面而立堯率諸侯北面而朝之又謂周公負黼扆南面而朝諸侯於明堂之上此蓋未嘗深考書之所載而妄為之說也有能奮庸熙帝之載者謂有能奮起其功以廣堯之事見於已試之效者將使之宅百揆也蓋舜未即位凡在位者所以言事無非堯之事也薛云帝載猶云王事也此說未通謂帝載為王事則可舜自稱其事為帝載則不可既求其見於已試之效者

故以熙堯之載言之使宅百揆者將使之居度百官之任猶後世之為宰相也唐孔氏云舜本以百揆攝位今既即政故求置其官此說是也蓋舜雖受堯之禪而其實尚居百揆之官但攝行天子之政代堯總領萬機之務耳而帝堯之在位蓋自若也堯崩三年之喪畢然後舜告于堯文祖之廟而即帝位舜即帝位方詢于四岳求其可為百揆者以代已之位則是舜居百揆之位凡三十餘年而後禹代之蓋名分之

際不統於一則雖堯之聖不能一朝居也亮采惠疇孔氏云信立其功順其事者誰乎此說未通謂疇咨為嗟誰則可謂惠疇為順其事者誰且與上亮采為一句則文勢不順據上文有能則是誰之義矣而下言誰其文亦不無重複王氏云亮采者明其事也惠疇者惠其疇也此說雖勝然以疇為惠其疇而引周易疇離祉為證以為百工者百揆之疇也百揆得人則百工皆疇離祉矣以疇離祉證疇之義而又以離

祉為說迂迴甚矣子竊謂亮采者輔相之義與寅亮
天工弼亮四世之亮同爾雅曰亮左右也以是知亮
有輔相之義亮采者輔相朝廷之事疇如九疇之疇
謂天下之事各以其類無不順也惠疇此蓋宰相之
職也載事也采亦事也既曰熙載又曰亮采者蓋前
之所言熙堯之事見於已試之效也後之所言者則
將責之以將來之效以亮舜之事也
僉曰伯禹作司空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禹

拜稽首讓于稷契曁臯陶帝曰俞汝往哉

舜既求其熙帝之載見於已試之效者於是四岳同

辭薦禹曰伯禹作司空蓋禹於是時以司空居平水

土之任已有成績矣故四岳舉之將使舜自司空擢

升百揆之任也薛氏以百揆為司空之職其說失之

矣俞者然其所舉也既然其所舉於是稱美其平水

土之功而勉之曰惟時懋哉懋勉也惟時懋哉謂惟

勉行居是百揆蓋於是從四岳之請而使之宅百揆

也郊特牲曰拜服也稽首服之甚也禹拜稽首盡敬於君也讓于稷契暨臯陶所謂推賢遜能也稷官名也契臯陶皆稱其名而稷獨稱其官者唐孔氏曰出自禹意不必著義其說是也俞然其所推之賢也汝往哉不許其讓也聖人以公天下為心一有所廢置必與衆共之未嘗徇一已之私見舜之元德修於畎畝之中堯已聞之矣然必至於四岳舉之然後妻以二女釐之以位協之以天人之望而後禪之則是其

事若出於四岳而非出於堯也舜既即位當時之人有大功者無出於禹之右則百揆之任非禹其孰宜之猶必詢于四岳至於四岳舉之然後稱其前功而命焉則其事亦若出於四岳而非出於舜也非天下之至公其孰能與此

帝曰棄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

孟子曰禹既疏爲九河瀹濟漯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后稷教民稼

稽樹藝五穀五穀熟而人民育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為司徒觀孟子之言則是稷之播百穀契之敷五教皆在禹平水土之後未即位之前而舜乃列於九官之次者舜特使禹宅百揆禹讓于稷契曁臯陶將使舜以百揆之任授之也舜既不許其讓而以百揆授禹矣而稷契臯陶之位皆已至無可遷者但稱美其前功申儆之而已曰稷者時居稷官也棄稷也時居稷官故

禹稱其官棄其名也故舜稱其名曾氏云棄者以誕寘之隘巷寒冰平林為名也黎民阻飢者衆人之艱在於飢此葢指洪水未平民方艱食之時言之也播時百穀以濟此烝民者汝后稷之功也謂之后稷者葢雖在朝為公卿而分土胙民為諸侯尊而君之故稱后稷葢當是時稱后非獨后稷一人如呂刑所稱伯夷降典禹平水土皆可謂之后而後世亦稱夔為后夔又皆尊而君之之稱也百穀者所播非一種故

曰百穀生民之詩曰蓺之荏菽荏菽旆旆禾役穟穟麻麥幪幪瓜瓞唪唪又曰誕降嘉種維秬維秠維穈維芑惟后稷之粒食烝民所播非一種故謂之百穀

葢舉其多而言之也

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

此亦謂洪水未平民未知教之時言之也意以為百姓所以不親於下者由五品之不順於上故也人倫明於上則小民親於下矣五品五典之教皆言人倫

也自其可以為萬世常行之法而言之謂之五品自其設而為教言之則謂之五教其實一也但史官異其文耳左氏傳與孟子論五典皆本於舜典而其文不同左氏傳云舜舉八元使布五教於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而孟子曰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使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别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二說皆本於舜典而其文則大同小異竊謂左傳之言不如孟子之說為盡中庸論天下之達道五

曰君臣也父子也昆弟也夫婦也朋友之交也葢人倫之道盡於此五者契為司徒教天下以人倫而君臣之義夫婦之别朋友之信豈有忽而不教者哉當以孟子之言為證汝作司徒者言汝為司徒之職謹布五教於民其有不率教者又當寛以待之也詩云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徳秉彝之性人之所同有也其有至於喪其秉彝而亂人倫之性者未必其中心之誠然也良由教化有所未明習俗

有所未成則其固有之性逐物而喪矣惟教化已明習俗已成將見復其固有之性矣故舜命契為司徒教之以五典其有不率教者不與賊寇姦宄之人同陷臯陶之刑又命寛以待之開其遷善遠罪之路而納之於君子長者之域也在寛者孟子所謂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者也漢韓延壽為馮翊民有昆弟相與訟田延壽大傷之曰幸得備位為民表率不能宣明教化至令有骨

肉爭訟此咎在馮翊因閉閤思過於是兩兄弟深自悔皆自髠肉袒謝願以田相移不敢復爭仇覽為蒲亭吏人有陳允獨與母居而母詣覽告允不孝覽曰前過舍見廬落頓整耕耘以時此非惡人當是教化有所未至覽因至允家與其母子飲因為陳人倫孝行譬以禍福允卒成孝子惟其待之以寛則五教可得而敷之夫契為司徒在禹平水土之後至舜之即帝位凡三十餘年矣而舜申命之言猶有在寛之語

則其待之之厚也至矣堯舜之教民其優游不迫如此宜其垂拱坐視夫民之阜也

帝曰皐陶蠻夷猾夏

皐陶作士亦在舜未即位之前此亦申儆之而已矣蠻夷猾夏王氏云在周大司馬之職當舜之時以士官兼之其意以謂舜之時不立大司馬之官其有蠻夷猾夏則使皐陶治之此說不然夫蠻夷侵亂邊境將用兵以禦之邪不用兵以禦之邪不用兵以執之

則何以隸臯陶之刑如其用兵以士官為將帥古無
是理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典之所載惟有九官姑以
見其得賢才而用之以共致無為之治爾非謂所命
之官只此九人也甘誓大戰于甘乃召六卿在啓時
有六卿則當舜之時安知其無司馬之職而必以為
兼於士官乎然而舜告臯陶則曰蠻夷猾夏何也此
非境外之蠻夷舜之世九州之内蓋有蠻夷與吾民
錯居境内冀州揚州之島夷青州之萊夷徐州之淮

夷梁州之和夷是也惟其與吾民雜居於境內而能肆為侵叛以為吾民之害於是使臯陶辨華夷內外之分以法繩治而時取其尤桀黠者而誅之爾漢光武受南單于降處之內地其後華夷無辨風俗雜揉駸駸以成東晉五胡之亂良由不能辨之於猾夏之初故也

寇賊姦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

寇賊姦宄乃吾民之犯法者也羣行攻刧曰寇殺人曰賊姦宄說者不同左氏傳以謂亂在外曰姦在內曰宄此說未知孰是要之姦宄亦是寇賊矣夫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此孟子所謂不待敎而誅也故隸於皐陶之刑汝作士士理官也五刑墨劓剕宮大辟有服者服其罪也孟子所謂善戰者服上刑也五流謂五刑不忍加誅則制為五等以宥之有宅者安其居也益刑而當其罪則刑者服其罪流而當其罪則流

者安其居也五服三就孔氏曰行刑當就三處大罪於原野大夫於朝士於市其說出於國語然經言五刑是五刑皆然也若以謂大罪於原野大夫於朝士於市則是皆於大辟之一刑矣墨劓剕宫必不然也孔氏以三就為朝市原野又以三居為大罪四裔次九州之外次千里之外此說尤為無據夫四凶流於四裔葢在九州之内今謂大罪四裔次九州之外無是理也王氏云行刑者或就重或就輕或就輕重之

中此之謂三就流者或居遠或居近或居遠近之中此之謂三居此說爲善蓋敘臯陶原情而定罪耳夫欲刑者之服其罪流者之安其居則必權人情之有宜輕者有宜重者有宜輕重之中者其流罪有宜居近者有宜居遠者有宜居遠近之中者皆酌之以人情而不背戾於法此所貴於惟明克允也

惟明克允

理官惟明故能允也允信於人也蓋欲刑者之服其

罪流者之安其居非信於人不可欲信於人則在乎明足以察人情之是非而善權其輕重也孔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葢惟信於人者為可以折獄非其明足以有察則安能片言而折之哉故片言折獄非惟明且允者有所不能也舜命契為司徒敎以在寛命皐陶作士敎之以一言曰明契與皐陶以是能其官未有出於一言之外其言可謂簡而當矣帝曰疇若予工僉曰垂哉帝曰俞咨垂汝共工垂拜稽

首讓于殳斨暨伯與帝曰俞往哉汝諧

謂誰能順我百工之事也馬氏云司空兼理百工之事益禹既由司空以宅百揆於是又求其可為司空以代禹者也周禮考工記曰國有六職百工居其一焉鄭氏云百工司空事官之屬司空掌營城郭建都邑立社稷宗廟造宮室車旗器械百工者唐虞以上謂之共工鄭氏此説亦未盡唐虞之世雖謂之共工然亦謂之司空伯禹作司空是也僉曰垂哉四岳見

垂能任百工之事也據上文言疇若予工下文僉曰垂哉則是所詢者亦詢四岳而僉曰者亦四岳薦之也而不言咨四岳者蓋史官經緯其語以成文以使文勢上下互相發明也垂有創物之巧精於百工之技藝故四岳薦之使總領百工之事蓋其所制器歴代傳之以為寶故傳所謂垂之竹矢是也以一矢觀之有以見垂於百工技藝之事無不精以一垂觀之有以見舜之時百工有司莫不稱其職也舜曰俞者

然其所舉也汝共工猶言汝后稷播時百穀謂使居是官也孔氏見丈無作字遂云共謂共其職事審如此說則與堯典所稱者乃為異丈無是理也據下丈汝作秩宗古丈亦無作字但云汝秩宗與此同垂拜稽首讓于殳斨暨伯與孔氏以殳斨伯與為二臣非也禹讓稷契臯陶三人也則曰讓于稷契暨臯陶伯夷讓于夔龍二人也則曰讓于夔龍此之所讓與禹正同然中加暨字則其為三人也無疑矣殳一也斨

二也伯與三也帝曰俞者然其讓也雖然其所讓然
殳斨伯與又未若垂之善於其職故使往諧其官也
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僉曰益哉帝曰俞咨益汝
作朕虞益拜稽首讓于朱虎熊羆帝曰俞往哉汝諧
此又求掌山澤之官自上下以其地言之自草木鳥
獸以其物而言之孟子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
罟不入洿池魚鱉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
木不可勝用也穀與魚鱉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

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舜既命稷以播
百穀又求掌山澤之官葢此二者誠足國用之本也
僉曰益哉四岳舉益謂可堪此職當禹治水之初舜
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然後禹得而
施其功則是益之職其掌上下草木鳥獸亦已久矣
至此則復命之者葢前此雖烈山澤驅禽獸是時禹
居平水土之職益但為之佐耳至是方正其為虞之
職也曾氏云案周禮云大山澤虞中士四人下士皆

八人中山澤虞下士皆六人下山澤虞下士皆四人益之為虞豈一山一澤之虞蓋為衆虞之長也作朕虞猶云若予工也或以益為臯陶之子是未必然據伯益即伯翳也其後為秦在春秋之時浸以強盛使伯益果臯陶之子則秦乃臯陶之後也而臧文仲聞六與蓼滅曰臯陶庭堅不祀忽諸德之不建民之無援哀哉使臯陶猶有後於秦則文仲之言不若是之甚也案史記云帝禹立而舉臯陶薦之且授政焉卒

封臯陶之後於六或在許而後舉益任之政以是觀之則益與臯陶不得為一族也明矣讓于朱虎熊羆孔氏亦以為二臣據左傳載高辛氏之子有仲虎仲熊虎與熊既為二人則朱與羆亦當為二人矣朱博士云殳斨伯與三人也故言曁以别之朱虎熊羆四人也故不言曁此說為善禹讓于稷契臯陶伯夷讓于夔龍故舜或稱其前功而申戒之或使為典樂納言之職而垂益所舉數人則無所遷擢者唐虞稽古

建官惟百其所命者不但此九官也然既然垂益之讓則於此數子亦必命之位但史文不備耳太史公謂舜以朱虎熊羆為益之佐理或然也然典之所不載不知太史公何從而得之耳

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

舜於是又求典禮之官此即周官大宗伯之職也大宗伯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則此所謂三禮也典禮之職吉凶軍賓嘉之事雖無所不統然實以

郊廟祭祀為主故但云典朕三禮葢人君盡其孝敬以事天地祖宗則民德歸厚兹實禮之本也伯夷臣名其氏族則不可知先儒引鄭語云姜伯夷之後此說不可信且國語既以姜姓為四岳之後矣而又以為伯夷之後其說自相戾韋昭遂謂即四岳且經云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豈四岳以是自薦也揆之人情決不如此則伯夷之為姜姓雖先儒有所據而云亦未可信

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

秩宗當時禮官之名也國語曰使名姓之後能知四時之生犧牲之物玉帛之類采服之宜彝器之量次主之度屏攝之位壇場之所上下之神祇氏姓之所出而心率舊典者為之宗以其名姓之臣故謂之宗以其率舊典故謂之秩秩常也周以禮屬宗伯即此所謂宗也漢以禮官為太常即此所謂秩也

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伯拜稽首讓于夔龍帝曰俞往欽

哉
寅也直也清也此三者所以事郊廟交於鬼神之道也寅者敬而不慢直者正而不謟清者潔而不汙能夙夜盡此三者則神之德感矣孟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雖有惡人齋戒沐浴則可以事上帝齋沐者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之謂也汝往哉往哉汝諧往欽哉是皆不許其讓而使之往踐其職也文雖少變意皆不殊必欲從而為之説則鑿矣

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寛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

此則因伯夷之讓夔而使之典樂教胄子也胄子謂元子以下公卿大夫之子孫周官大司樂掌成均之法則治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即此職也古之仕者世禄不可以無教之人而襲父兄之位故必合胄子而教之唐虞三代之際仕於朝者非天子之族類則世臣巨室之家其超於耕稼側微者率不過數人

耳豈其時世家之子弟皆賢而後世為不可及邪惟古之所以教胄子者有其具也然其教之必典樂之官何也古之教者非教以辭令文章也惟長善救失以成就其德耳惟將以成就其德故優而游之使自求之饜而飫之使自趨之自興於詩至成於樂此教之序也先王之作樂必本之情性稽之度數本之情性樂之所以生也稽之度數樂之所以成也蓋樂之設非聽於鏗鏘而已將使人導性情之中和而反之

於正故必本之情性自直而溫至詩言志歌永言所謂本之情性也雖本於情性而形之於樂洪纖小大不可以無法故必稽之度數聲依永律和聲所謂稽之度數也學記曰學者必有失教者必知之知其心然後能救其失教也者長善救失者也自直而溫以下皆長善而救失之道也直者易失於不溫和寛者易失於不莊栗剛者易失於虐簡者易失於傲此教者之所當知也彼之能直能寛能剛能簡教者則長

其善不温者不栗者虐者傲者則救其失大司樂曰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與此意同益其直能温寛能栗剛能無虐簡能無傲則中和祗庸孝友矣直寛剛簡與臯陶言九德洪範言三德其大意則同其先後多寡之殊本無他義必欲為之説則鑿矣

聲依永律和聲

此言歌律之序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故曰詩言志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長也

永言長言也歌者人聲也上如抗下如隊曲如折止如槀木倨中矩句中鉤纍纍然端如貫珠此皆人聲之發也人聲之發有洪纖小大則有宫商角徵羽之五聲焉聲之洪而濁者曰宫其次曰商聲之纖而清者曰羽其次曰徵其聲在洪纖清濁之中者曰角人之聲有此洪纖小大則樂器依之而作焉古者作樂升歌於堂然後樂奏是所謂聲依永也聲有洪纖小大苟無以為之準則大過於宫者或至於撕而不宫

小過於羽者或至於窕而不成如此則樂不和矣故必以十二律而和之十二律以黄鍾爲本黄鍾律長九寸三分損一下生林鍾林鍾長六寸三分益一上生太蔟太蔟長八寸此三律皆全寸而無餘分自太蔟生南吕以至無射生中吕其間九律皆有空積忽微益古人之作律也其意以爲聲無形而樂有器器必有𡚁而聲不可以言傳懼夫器失而聲遂亡也乃多爲之法以著之故始於聲者以律而造律者以黍

自一黍之廣積而為分寸一黍之多積而為龠合一黍之重積而為銖兩此造律之本也故為之長短之法而著之於度為之多寡之法而著之於量為之輕重之法而著之於權衡是三物者亦必有時而弊則又總其法而著之於數使其分寸龠合銖兩皆起於黄鍾然後律度量衡相為表裏使得律者可以制度量衡可以制律四者既同而元聲必至則樂和矣葢律有常數數有常度而聲有洪纖咸取則於此此之

謂律和聲

八音克諧無相奪倫

惟其以律和聲音兹所以八音克諧也八音金鐘鎛也石磬也絲琴瑟也竹管簫也匏笙也土塤也草鼓鼗也木柷敔也此八音者其聲名不同必以律和其聲然後洪纎小大各得其當茍有一音之不和於其間則樂之合奏必雜而不得諧和故曰無相奪倫葢樂之合奏聽者不知其孰為金石孰為絲竹猶善和

羹焉使食之者徒見其和之美不知其孰為鹽孰為梅

神人以和

樂既調矣奏之於郊廟則天地神祇祖考之所歆樂而神莫不和矣用之燕饗鄉射而臣民之心無不和矣幽而神明而人無有不和此韶樂所以為盡善盡美也

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薛氏劉氏皆以為益稷脫簡重出蓋方命夔典樂而夔遽言其擊石拊石致百獸率舞之效非事辭之序也而益稷篇又有此文故二公疑其差誤以理觀之義或然也然筆削聖人之經以就己意此風亦不可長孔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此實治經之法也

帝曰龍朕堲讒說殄行震驚朕師

此亦因伯夷之讓而命龍以作納言也觀顏淵問為

邦孔子曰行夏之時乘商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
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舜命九官至於使伯
夷典禮后夔典樂則治道於是乎成矣而乃命龍以
作納言其命之之辭則曰朕堲讒說殄行震驚朕師
此正孔子答顔淵問為邦之意葢自古已安已治矣
而其所以至於危亂者未有不由於小人變白為黒
以是為非者故治定功成之後尤宜以是為戒也堲
疾也史記曰朕畏忌讒說殄行畏忌者堲之謂也讒

說邪說也殄行殄絕君子之行也震驚朕師則其言僞辯瞽惑流俗也讒說殄行之為害其端甚微究其所終則必至於惑流俗之視聽至是而後聖之則無及矣如楊氏為我墨氏兼愛此其所謂邪說也為我則至於無君兼愛則至於無父則所謂殄行也楊墨之道不熄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而食人人將相食此所謂震驚朕師也

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
蓋納言之職宣王之言而達之於下傳下之言而達之於上詩所謂出納王命王之喉舌也夫讒說之可畏也如此舜不棄於皐陶之刑而特以出納喉舌之官待之如此其寛者蓋讒說殄行之人必其小人之有才者也小人有才而疾之太甚棄之於刑辟絶其自新之路則刻覈太至而彼有不肖之心矣故舜必以寛待之開其遷善遠罪之路而不至於小人之歸

矣益稷曰庶頑讒說若不在時侯以明之撻以記之書用識哉欲並生哉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此正納言之職也宣上之言而達之於下所以教之也採下之言而納之於上所以驗其革與不革也至於教之不改而後加誅焉此舜待庶頑讒說之道也惟允者言出納王命必以信也春秋時秦與晉行成叔向命名行人子貟行人子朱曰朱也當御叔向曰秦晉不和也久矣今日之事幸而集

晉國賴之不集三軍暴骨子貢道二國之言無私子常易之所謂道二國之言無私者允之謂也讒說殄行之人類多變詐不實將欲化之無他道惟在待之以誠而已商俗靡靡利口惟賢餘風未殄而康王以畢公能正色率下使之保釐東郊此有因四岳之薦而用之者有不因四岳之薦因人之讓而用之者有遷其舊職者有不遷其舊職者有讓而後受者有不讓而直受之者各因其實而已矣

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功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分北三苗

自詢于四岳至夙夜出納朕命惟允各隨其職而戒之至此又總而申勑之也正如堯典既已分命申命羲和四子各主一方之政矣而又總而申勑之曰咨汝羲曁和而下是也二十二人孔氏云禹垂益伯夷夔龍六人新命有職并四岳十二牧凡二十二人其意葢謂稷契臯陶皆申命故不復勑戒之此說不然

夫稷契臯陶是申命四岳十二牧豈非申命者哉而又勑戒之也稷契臯陶是申命此說不通或者欲以四岳為一人并九官十二牧為二十二人四岳之非一人今論之詳矣朱氏謂二十二人四岳九官十二牧也而但有二十有二人者其間或有兼官故耳此說為通周官有三公六卿有侯伯而顧命乃同名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以人言之則六人而以職言之則不止於六人也葢有以三公為六卿

者有以侯伯入居公卿之位者故雖六人而實兼數
職也此四岳九官十二牧當有二十五人但言二十
二人者蓋或有兼居岳牧之任者或有在州牧之中
而又居九官之列者世代遼絶皆不得而知也欽者
使四岳十二牧九官各敬其事也所以必在於敬其
事者以其所亮者莫非天工也亮有輔相之義與亮
采惠疇之亮同臯陶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無
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蓋所謂設官分職者凡以代

天工而至四岳九官十二牧莫非所以代天工者故以亮天工言之史記作惟是相天事尤為明白既以申勑九官十二牧遂以三載考其功而觀其職之稱否也至於三考黜退其幽升進其明而加賞罰焉若周官大宰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致事而詔王廢置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之此即唐虞考績之法也然而其制已密不若唐虞之寛也考績之法既行故衆功於是皆興也夫以舜之

明德端本於上禹臯陶稷契與其一時賢臣佐治於下而其衆功必待於考績而後興況德不如舜臣不如禹臯陶稷契則考績之法何可廢也而後世此法雖存徒為文具而無實效殊可惜也考績之法既行衆功皆興所未化者三苗而已三苗之國左洞庭右彭蠡葢負固不服之國也前已竄其君於三危矣然不滅其國不更其嗣至是猶未從風舜未忍加誅也於是而為之分别善惡其惡之顯然者則黜退之其

善者則留之唐孔氏云惡去善留使分背也是也葢
自古聖人所以化服強梗者其政常優游而不迫則
雖甚強悍者亦將同心向化如周之遷殷頑民式化
厥訓亦不過曰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癉惡樹之
風聲弗率訓典殊厥井疆俾克畏慕亦此分北三苗
之意也而鄭氏以謂此即竄於西裔者復不從化故
分北之此說不然禹貢曰三危既宅三苗丕叙則是
所竄于三危者當洪水既平之時已丕叙矣葢彼之

所恃以負固而不服者三苗洞庭之險耳既已竄于三危矣果何恃而為亂哉

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

此只當作一句讀葢舜居於側微者三十年歴試二年居攝二十八年共為三十堯崩居三年之喪畢而後即帝位五十年而崩大禹謨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孟子曰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以三十有三載并十有七年是在位五十載也是舜崩之年葢年百有

一十二歲爾書載舜之年數蓋如此而太史公曰舜生三十堯舉之五十攝行天子之事五十九而堯崩其說特異於經當以經之言為證

陟方乃死

孔氏云方道也舜即位五十年升道南方廵狩死於蒼梧之野而葬焉檀弓曰舜葬蒼梧之野蓋二妃未之從也於是漢儒遂有舜葬蒼梧之說至今蒼梧之地有舜廟冢存焉世以舜為真葬於蒼梧也孟子曰

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孟子以謂卒於鳴條漢儒以謂卒蒼梧之野其說已不可知矣況揆之以理有所甚不可者夫堯老而舜攝則不復以庶政自關而舜實行巡狩之事舜既耄期倦于勤而使禹攝矣則巡狩之事禹實行之蒼梧在舜之時其地在要荒之外舜已禪位而使禹攝矣豈復巡狩於要荒之外而死死而葬於蒼梧之野以是禹率天下諸侯以會舜之葬於要荒無人之境此理之必不然者司

馬温公詩曰虞舜在倦勤薦禹為天子豈有復南廵迨迨渡湘水此説為得之陟方者猶云升遐也乃死謂升遐而死猶云帝乃殂落也韓退之謂乃死者以釋陟方為言耳夫作書者自釋其義無是理也而蘇東坡乃以謂為書傳章句之言此説亦未是揚子曰黄帝堯舜殂落而死與陟方乃死文勢正同豈亦詩書章句之言哉

帝釐下土方設居方别生分類作汨作九共九篇槀飫

自汨作至亳姑凡四十有六篇皆逸書也其書既逸

則其序之義不可以強通而孔氏曰帝釐下土方設

居方者言舜理四方諸侯各設其官居其方於别生

分類云生姓也别其族姓分其類使相從於汨作云

汨治作興也言治民之功始興於稾飫云稾勞飫賜

也此皆是順序文而為之説未必得書之本意正如

序詩之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白華孝子潔白也華

黍時和歳豐宜黍稷也此亦但順詩名而為之説未

必得詩之本意也而孔氏云凡此三篇之序亦既不見其經暗射無以可中而孔氏為傳復順其文為其傳耳是非不可得而知也此說甚善王氏解經善為鑿說凡義理所不通者必曲為鑿說以通之其間如占夢敎射者常矣而於逸書未嘗措一辭皆闕而不論此又王氏之所長而為近世法者也二典皆虞書所作其言簡而盡奧而明而後世雖有作者無得而及之矣南豐曾舍人曰昔唐虞有神明之性有微妙

之德使由之者不能知知之者不能名以為治天下之本號令之所布法度之所設其言既約其體至備以為治天下之具而為二典者推而明之所記者豈獨其迹哉併與其精微之意而傳之小大精粗無不盡也本末先後無不具也使通其說者如出乎其時求其旨者如即乎其人方是時豈獨任職者皆天下之選哉其操簡執筆而隨之者亦皆聖人之徒也若曾舍人此言可謂善觀二典矣益虞之治非後世之

所能及者而其史亦非後世之所能及也

尚書全解卷三